

故我夫謀而後獲必求而可得此人也非天也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此天也非人也太王之遷岐三世而有天下君子尚以為王跡所由矧於身歿之後耶且地道以靜為本親體以安為大龍氣之潛藏不

依五

三

在乎小與大也福德之聚會不在乎遠與近也使於此而距人之謀違天之道固知人君雖有造命之本地道終鮮安靜之福子心雖極尊崇之意親體不免震動之虞以此而方彼就得而孰失哉此

○聖祖言雖直筆意實悠遠萬世 聖子神孫

所當崇信而勿失也

名臣錄倪尚書岳歷官兩京四部至太子少保又文僖公謙亦官南京禮部尚書母夫人姚氏初文僖公奉命代祀北嶽姚夫人夜夢

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公以為嶽神所感也因名曰岳及長體貌豐碩目光炯炯望之真若神人父子並為學士謚為文所著青谿叢書薦藁既殆豫索筆書平生公正無偏私致

語竟不及家事此其人存歿信乎非群生旅喪者比也

韓尚書文上世出相州宋朝魏公之裔至公生時母夫人夢紫衣人語之曰吾送文路公與爾因以文名後歷官至太子太保嘉靖初

賜

勅褒問有曰比因權姦之竊柄痛惟朝政之紛更乃能守正不阿以忠自誓倡危言而叩闕此乎山岳之難摧甘奇禍以忘家爾米霜之不變天下仰其風采神明相其壽康起

○文彦博於九表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彰時人莫不以為可信云錄曰二公之事理之所有乃天生一代偉人不偶然者錄之

依五

古

弘道錄卷

弘道錄

信

依六

夫婦之信 堯典曰我其試我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錄曰愚觀堯之試舜不獨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勉焉者朝著之上也忽焉者祗席

依六

之間也是故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者衆人之常也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迓於家邦者聖人之獨也然必如之何而後謂之刑哉必相敬如賓而禮義生也必尊卑有序而上下和也必剛柔不紊而妬忌遠也必動靜不違而內外洽也此玄德非聞即莫見莫顯之實而溫恭允塞迺戒謹恐懼之微孰謂重華之治不自慎獨中來耶不然何以曰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詩南國彼文王之化女子有能以貞信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汙者自述已志作詩以絕其人曰厭浥行露宜不夙夜畏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

孀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
女從

錄曰女子何乃是擢乎曰歸妹愆期違歸
有時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夫美如桃李而不治貞如堅石而不復貞

女之自守必待嫵婉之求也柰之何知德
者希強暴者衆乎惟士亦然氣如白虹而
不測精神見於山川而不華君子之抱道
必待明良之會也柰之何治日常少亂日
常多乎夫是而有此懼又有此許也觀之

傅說之胥靡管仲之請囚叔向之縲紲王
魏之反讐何期不照至於獄乎此人材困
頓之憂女子強暴之懼萬古所同然也
莊姜美而無子以陳女戴媽之子完為已子
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媽

大歸于陳而莊姜作詩送之曰仲氏任只其
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
寡人

錄曰易之歸妹曰眇能視以夫人之賢而
遇莊公之慕自明者觀之幾欲抉目而去

其賢也而乃有先君之思慕與否安在哉
又曰利幽人之貞以莊姜之無寵而遭州
吁之篡逆人之去之不啻覆几而繼其厥
也而乃終小君之位逆與否又安在哉是
知貞可以格天順可以得人易有信及豚

魚詩有我心匪石昭貞順也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
而嫁之故共姜作詩以自誓曰汎彼柏舟心
彼中河鬢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
也天只不諒人只

錄曰貞與天通人而不由也則可以知其
人信與鬼合父而不達也則可以知其父
蓋膚體血肉之可同者人也人則易見聲
響志氣之所感者天也天則難知宜乎父
母欲奪而嫁之也

列女傳貞姜者楚昭王夫人王出遊留夫人
漸臺之上及江水大至王聞使使者迎夫人
而忘持其符使者至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
召必以符今不持符姜不敢從使者曰今水
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

貞女之義不敢犯約守一而已於是使者往
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錄曰婦人從一而終一者非必一人也凡
一端一節一約一信皆是王既約以符矣
符不至姜之命索盡乎何為其不諒我之

心也然則其死與不死存乎志與不忘之
間此君子所以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設若
可存可亡可召可棄則豈君子之謂哉
漢書呂后父呂公者善相人見高祖狀貌敬
信之曰相人多矣無如季者願季自愛臣有

息女托為箕帚妾呂媼怒曰公始奇此女云
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妄許季乎公
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季是為呂后生惠
帝魯元公主嘗與兩子居田中有老父過請
飲后因饋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

見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老父已
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后具言狀乃追及老父
老父復曰卿者夫人是子皆以君君相貴不
可言高祖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
後漢和熹鄧皇后太傅禹之孫父訓母陰氏

光烈皇后從女弟也后嘗慕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吉不可言后叔父陔常言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高謁者脩石曰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興先太傅禹亦嘆吾將百萬之衆未嘗

依六

四

妾殺一人後世必蒙福至是后選入宮為貴人及陰后漸踈見后容寵日盛遂造巫蠱欲以為害屬帝寢疾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乃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盡誠心以事皇后竟不為所祐我甘心誓死即欲飲藥官人趙玉者固止之詒言上疾已愈后信之明日帝果瘳後陰后以巫蠱事廢帝屬意語有司曰鄧貴人德冠後宮宜立之是為皇后

錄曰帝王之興必有天數矧二后敵體至

尊又皆君臨稱制故於天意亟有微驗非區區掖庭之寵可比也卒以內助之奇中益堅沛公之素心而外道之邪謀適落鄧氏之隆盛天道益可信矣錄之陳孝婦者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

焉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倘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

依六

五

與其載于地而生靈載於義而死且以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自立於世因欲自殺其父母懼遂使卒養其姑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文帝高其義責其信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後之終身

錄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孝婦一戍妻耳自漢至今傳之幾千百年向無信義豈不與草木同腐哉一時之榮枯甚微萬世之大寶實重嗚呼以是坊民猶有食君

之言負已之諾背人之約如詩所刺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者

沛郡劉長卿妻同郡桓鸞之女也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文天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誓信宗婦

相與慙之曰若家殊無他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至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歷代不替男以忠顯女以貞稱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沛相王吉上其奏朝廷旌之號曰行義

桓嬰

南陽陰瑜妻穎川荀爽之女也名柔產一女而瑜卒柔時尚少後同郡郭奕喪妻奕以柔許之奕詐稱病篤柔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奕令傅婢執奪其刃勅衛甚嚴遂之郭氏

柔為高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同穴而不免逼迫以至于此素情不信奈何乃命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見相對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柔因令左右辨浴既入室而掩戶以粉書扉上曰

依六

六

尸還陰氏遂以衣帶自縊

錄曰二女皆出名家表儀斯世爽迥不信其女自貽伊戚吁可惜哉柔之不改初誓真有謂余不信有如皎日之風雖然與其相共談笑偽為歡悅之色寧若豫刑其耳

以彰信於未然乎觀者詳之

魏書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靈之女名令文文叔蚤死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為信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令文叔父上書與曹氏絕昏壻迎令文歸時文靈

為梁相憐其少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微使人諷之令女嘆且泣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席舉家驚惶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幸苦乃爾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

錄曰義理之在人心達人鉅公與婦人女子宜乎有間而反相矣何也道上之汗染指者甘之涕鼻之羨垂涎者饜之若乃山下之泉其清自若也太羹之味其質猶存也匹夫匹婦之心可以動天地貫金石而百官朝著之間曾不若弁髦上梗然此君子所以深嘆也錄之不能已也

晉書虞忠妻孫氏權族孫女也忠亡誓不改節撫孤潭童幼訓以忠義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攷叛率眾討之孫勉以必死之義傾其貲產以餽戰士潭遂剋捷及蘇峻亂潭守吳興儆節征峻孫成之曰吾聞忠臣出於

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慮仍畫發其家童助戰質其所服環佩以為軍資遂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童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卒年九十五帝遣使吊祭賜諡曰定錄曰婦之有諡古未之聞也以孫之純行不爽諡之曰定誠無負矣蓋惟其效夫也誠故其教子也篤守節之也堅故其享壽之也久孔子不云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其定夫人之謂歟

唐書太穆順聖皇后竇氏京兆平陵人父毅在周為上柱國尚武帝姊襄陽公主入隋為定州總管神武公后生髮垂過頸三歲與身等武帝愛之養宮中異他甥嘗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

屏間婚者請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者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

錄曰匹配之道非惟夫擇婦婦亦擇夫及其至也莫不有一定之分詩所謂天作之

合者也晉隋之際巧藝如堵畫屏之雀比之貫風特易易耳而卒中雙目乃神堯之主固知天所一定非人力所強求也其後長孫后之圖婚因以知太穆之奇子二帝二后媲美同德追視連交二捷豈偶然哉

豈偶然哉

太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且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但自今已往尚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錄曰假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此權謀之言也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此術數之言也若夫君子之心當安求哉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二代之所以本支百世用此道也帝所為

俠六

九

不義之事不辜之戮何啻其多天所以報之者一間耳以帝之英明剛斷料事於未然特一官中親屬不可推而得之耶假令復生壯者寧免於聚塵之耻乎君子與其計利害之大小不若論義理之得失

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象盛實為名聞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選尚書之先為婿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徒流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為衣食資願下髮為尼有一尼自外至曰文福厚置必有令配子孫將遍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齋裝以迎矣後生八子皆擢明經任臺省刺史及寬為潤州參軍刺史章說有女擇所宜歸會說休日登樓見人于後閣有所瘞藏訪諸吏曰裴參軍居也說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

直汙家適有以應肉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說嗟異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合得之矣明日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鶴雀說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御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

妻公柳玼嘗曰今勢利之徒拾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

錄曰恒之為卦也聖人久於其道先之以誠腴繼之以直信終則有始是以其道大亨也咸之為卦也君子以虛受人得其正

而相感量其女而求配有感必通是以其道亦亨也方魏民之雁變也豈暇計女福之豐哉然而長女長男之情未嘗易也一旦剛柔皆應而子姓蕃衍夫不待求而得之矣及常氏之擇婿也亦豈論淡人之晒哉然而篤實誠懇之義真有見也一旦安說而應而為賢公御妻又豈伺卜而知之哉可以見古人動必以誠事必以信而天之施報亦不可誣矣豈區區勢利之所可及乎

宋史周渭妻莫荃賢婦人也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劉鋹據五嶺昭州乃其地也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渭率鄉人踰嶺將避地零陵未至中途賊起斷道絕糧復還恭城則廬舍燬燼復脫身北上建隆初至京師為薛居正所

禮上書言時務召試賜進士出身太平興國二年渭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渭北走時不暇與荃別二子孩幼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因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益親蚕織躬碓舂以給朝夕開寶其年南

漢平詔昭州訪求賜錢米存恤之及是凡二十有六年而渭始還故里與荃相見時人嗟異之二子皆畢婚娶來昂著其事傳以為信錄曰愚觀莫荃之事而嘆秦漢間之俗之悖也夫蘇秦之婦一炊尚難實臣之妻信宿不待矧於二十六年之久二子孩幼之別乎宋德方輿嶺表夷風丕變亦不至如位高金多前驅擁彗而闢人以治道者嗚呼可謂賢矣

理宗謝皇后父渠伯祖深甫后生而黻黨醫

一目渠伯早卒宋產益破嘗躬親汲餅初深
甫為相有援立楊太后功太后德之理宗即
位議擢中宮太后命選謝氏諸文后獨在室
諸父憐伯不可曰即奉詔當厚奉資裝會元
夕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為祥乃應詔后旋病
疹良已膏蛻瑩白如玉又藥去目醫時賈汝
女有殊色同在選中及入宮理宗欲立賈氏
太后曰謝文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皆
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
奪遂定

錄曰詩有云艷妻媚方處甚矣女寵之為
禍本也彼宋朝家法所以遠過漢唐者豈
非外戚不預政而然哉自賈汝女有殊色
雖奪於衆議未能正位中宮而祚席之愛
孰能奪之乎於是似道由司倉小吏赴對
大廷旋即軍中拜為右相蓋由鴆毒之害
生於其心而虎狼之威害於其政卒致趙
社丘墟謝后得虜而帝之顛骨亦不能保
其名固賈其禍實真左右竊語之言與操
伯辭婚之意豈鑿乎為可信矣

言行錄黃龜年未第時家貧自虞湛如及應
鄉舉有考官李朝旌職本縣尉見龜年大奇
之私自語曰安得此郎出我門下既而果與
薦尉喜甚願妻以女後龜年登第歸尉已指
館妻怒與擬相遇於道龜年哭之使人道意

依六 三

請遂初約尉妻辭曰往事尚忍言我無祿縣
尉清貧死無私積吾攜百指扶護西歸衣裝
在實殆盡懼不能達那可議先輩婚先輩第
黃甲當結好鼻族吾且行矣善為我辭龜年
垂淚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夫人
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虜語若遂吾志秋
毫自齋不敢聞命遂定婚避匿間分携慟哭
而別

錄曰劉廷式黃龜年皆不以登第負其初
心者彼富易交貴易妻已先喪矣何以責

人乎檜之四疏誠非忘自責也彼常同詹
大方者希檜之意以為越操不正附懸匪
人則時事可知矣

陳讓邵武府誌黃氏名淑字致柔建寧縣三
溪人幼通經史能詩文詞翰俱美適同邑進

士王防為泗州戶曹卒黃繫其柩回哀毀
骨立服除親戚同議改適黃閩之曰何面目
見王司戶乎不從竟憂壽以死臨終囑其妻
曰吾所為詩不忍棄其以殉妾適以薑置柩
中其父拾其餘尚百篇內有詠竹者云動直

依六 三

忠臣節孤高烈女心四時同一色霜雪不能
侵

錄曰自愚觀周南詩南有喬木一篇凡云
不可蓋八木嘗不嘆貞女之自信而人亦
敬信之也彼後世蔡文姬李易庵朱貞淑

寧有此乎此詩黃氏所自作苟殉人請將
安信乎然則為士者雖有作或未能盡信

也嗚呼可不慎哉

嘉禾誌舍香晚翠者明芳洲張黃門寧之二
妾也少婉婉相信愛皆以良家子事公公歿

主母以年皆妙將遣之結誓共守各剪髮以
見志遂不敢言自是寒暄孤棲窮年兀兀公
復四海空囊身後家益落茹荼食藥不知老
之將至家人解得見其面又公女恒清為指
揮姚麟妻早寡亦以誓守杓是君子曰詩有

云言笑晏晏信誓旦旦此之謂與嘉靖中
詔旌表雙節云

錄曰愚觀君臣夫婦之際皆以義合二妾
所以信公以公嘗信於君也公平生憲謬
自將致

英廟益信任而為權奸側日時宰擠排自後
懲懲終身不復求售然則二妾者安忍事
主而不盡其年哉錄之

弘道錄卷

俠六

古

弘道錄

信

俠七

昆弟之信

史記成王與其弟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吾
以此封若史佚命擇日王曰吾與之戲爾史

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
之遂封叔虞於堯之故墟號曰唐侯

錄曰柳子曰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
言於王不待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
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弱小

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愚意不然夫古之
聖賢所以善事其君而引於當道者必因
其善端發見之微而成其誘掖獎勸之美
孟子之論般觶有以也而况幼冲之君乎
蒙之九二曰包蒙吉六四曰困蒙吝夫以

幼冲之君其心譬則始萌之物素弱未固
以順正之則直而達以拂逆之則過而邪
故當治蒙之任者必大其含容廣其施溥
將順輔導之不置則能成治蒙之功而無
往不吉苟其一言之所出未至於惡也而

遽沸矣之一事之所行未至於背也而遽
遏抑之則蒙者之心愈見其不通束縛拘
執殆有不勝其困者而吾之所行亦無往
而不吝矣聖人之所深戒也古之善養蒙
者莫如孟母孟子幼時問東家殺者可為

曰將以啖汝既而悔之迺買猪肉以食之
剪桐之事即此意也夫成王雖有一言之
戲迺施於手足之親使而周公者遽然正
其顏色嚴其詞命以為不當封又不當戲
則成王一言之間未見其不可而惟畏吾

之拘迫切吾之嚴憚其心必轉而向之於
他矣故曰成之迺所以將順之且使其戲
言之失泯然不見其迹然後吾之言油然
入人之深矣豈不君臣俱美耶後世迺有
不能就其君一念之微而擴充之專務困

蒙以自取悔吝者其於周公又何有焉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
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
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
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